

新課程標準適用

小學國語讀本

高級第二冊

編者 朱文叔等

校閱者 陸費逵等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MG
GG24.2
289



3 2174 1974 0

新課程標準適用小學國語讀本

新課程
標準適用

小學國語讀本

高級第二冊

目次

世界最大民族(上).....	一
世界最大民族(下).....	三
我們的時代.....	五
愚公移山.....	七
波蘭的復興者.....	九
好聰明的朝鮮孩子.....	〇
父親的面孔.....	二
一千多人做成的糕.....	六
不許白吃.....	九
交通大道.....	二
基礎是在下層的.....	四
孫中山先生的故居.....	五
學校紀念日記事.....	七
團體生活.....	九
沙石.....	一一

頁數

遊新張歸來	三三
參觀莫斯科的託兒所	三五
筍	三八
大體育家孫唐	三九
富翁(上)	四一
富翁(下)	四二
煤之歌	四四
發礮很準	四七
卻里張	四九
蕭特	五一
鴿子醫生	五三
(一) 鴿子做助手	五三
(二) 惡作劇的孩子	五六
(三) 鴿子的忠於職務	五八
社會服務團宣言	六一
報告鄉村生活的一封信	六一
蓮蕩	六二
田橫	六四
關於田橫的討論	六四
到青島去	六八

新課程
標準適用

小學國語讀本

高級第二冊

世界最大民族(上)

前天下午三點鐘，校中請了顧仲華先生演講，題目是「世界最大民族」。校長指定六年級同學陸德明君記錄。這篇記錄，在昨天和今天的學校新聞裏，分兩回發表了。

顧仲華先生演講：世界最大民族

陸德明記錄

諸位小朋友！今天我要講的「世界最大民族」，就是我們中華民族。中華民族全人口，有四萬幾千萬人，我們姑且將零數抹去不計，算牠整數四萬萬，在世界各民族人口

的比較上，我們已經占了第一位。（拍掌）

就人數論，我們真可以自豪。不過單靠人多，沒有用；自己不努力，不要好，壞處真不小。現在我舉個例來說。我們四萬萬人，不是有八萬萬隻腳嗎？這八萬萬隻腳，不是都要穿襪嗎？要是自己不會做，專向外國人去買，就算穿那最便宜的，每雙少不了二角錢。二角錢的數目確不多，可是如果每人每年買一雙穿，也真不算費，那麼八萬萬隻腳，就少不了四萬萬雙襪，每年流出到外國的金錢，就得八千萬元。請想可怕不可怕。（拍掌）

再說，四萬萬人就有四萬萬張嘴，要是不要好，每張嘴裏，每天吸兩支外國紙煙，算牠一分錢，不算貴了罷，但是每

天就得流出銀錢四百萬元；每年總計，就得一萬四千四百萬元。這不更可怕嗎？（拍掌）

（待續）

世界最大民族（下）

顧仲華先生演說：世界最大民族（續前）

陸德明記錄

照我這樣說，未免太喪氣，但是不要緊，外國襪可以不穿，儘可改穿國貨襪；紙煙尤其是有害衛生，簡直不應吸。——我們再換個方向來說，只要肯努力，人多，好處也大。

我們四萬萬人，不是有八萬萬隻手嗎？要是這八萬萬隻手，一齊總動員，去築碎石路，假定每天要三千隻手，可以築成一公里，那麼八萬萬隻手，每天可以築成二十六萬多公里，孫中山先生建國方略中百萬英里——即一百六十

萬公里的碎石路，只消六天便可以完成。這好處多麼大呀！
（拍掌）

再說，這八萬萬隻手，要是一齊總動員，去築鐵路，假定每天要一萬二千隻手，可以築成一公里，那麼八萬萬隻手，每天可以築成六萬六千多公里，建國方略中十萬英里——即十六萬公里的鐵路，不到兩天半，也就可以完成了。這好處不更大了嗎？（拍掌）

不但如此，要是我們能彀合了一萬人，捐一架飛機，就有四萬架飛機；合了一百萬人，捐一隻戰艦，就有四百隻戰艦。那麼，我們的空軍和海軍，該多麼充實呢？（拍掌）

照此類推，只要我們能努力作工，能化私爲公，我們的

建設該多麼快？我們的國防該多麼充實？世界最大民族的偉大就在此。（歡呼拍掌）

我們的時代

帝國主義的壓迫，多麼利害！

我們好似駕着小舟飄洋過海，

風又大，浪又澎湃。

我們的時代，是極端危險的時代。

*

*

*

*

民族的能否生存，眼前就要決賽，
要等待，再也不能等待。
不是成功，就是失敗。

我們的時代，是「一髮千鈞」時代。

*

*

*

*

不怕帝國主義，怎樣利害，

怕的是，我們沒有抵抗的能耐。

我們要起死回生，就在這三年五載。

我們的時代，是急須努力求存的時代。

*

*

*

*

大家要認清，這是生死關頭所在。

四萬萬同胞，要有「衆志成城」的氣概。

莫徘徊，快快團結了一致對外。

我們的時代，是急須集中力量的時代。

愚公移山

北山愚公，年紀快到九十歲了，他的住宅前面，有太行、王屋兩座大山堵着，所以出門到別處去，必須繞過山腳，兜着大圈子；他一生一世，白走的冤枉路，不知多少了。

有一次，他召集全家的人，商議除去這兩座大山的辦法。

他說：『人力戰勝自然，是進化的原理。我們做人，應該改良自然的環境，使他適合自己的生活。這兩座大山，既然對於我們的生活，很有妨礙，我們便得設法除去牠；倘然聽牠妨礙我們，不設法除去，那麼，我們便不配做人！』

他便領了一家老幼，都帶着斧、鑿、鋤、鏟各種工具，天天

到山上去挖泥土，鑿石塊，只聽得山上一片「杭育杭育」的聲音，從不間斷。

※

※

※

※

一天，河曲智叟過來，見他們如此辛苦工作，問明原由，便一面笑，一面對愚公說道：「你真太笨了，你這麼老的年紀，還有多少力量？你看這兩座山，高八萬尺，方七百里；這麼大的兩座山，該有多少泥土，多少石塊，你怎能削平牠呢？」

愚公對智叟說道：「你的目光，太短淺了；你要知道：我年紀雖然老，但是我死之後，還有我的兒子，繼續工作；兒子之後，還有孫子；孫子之後，又有曾孫；曾孫之後，又有玄孫——這樣的子子孫孫，一天一天繼續工作下去，那山便一天

一天的小下去，爲甚麼不能削平呢？」

「智叟聽了，竟沒話對答。」

波蘭的復興者

歐戰的結果，在歐洲中部，有一個亡了百餘年的古國，從新復興的，便是波蘭。那復興波蘭的，便是皮爾蘇斯基。

波蘭立國很早，在公元一七九五年，被俄德奧三國所瓜分。波蘭人屢次謀恢復，總不能成功。皮爾蘇斯基生長的地方，是被俄國分割去的。他幼年的時候，在學校裏讀書，便常常做反俄的運動。後來就爲了這一件事，被學校裏開除出來；他便加入了青年革命黨，繼續反俄的工作。結果，被俄政府逮捕，將他充軍到西伯利亞，一連五年。他在這五年中，

一心一意研究軍事學，預備回來再革命。一八九四年，他回到波蘭，便專門訓練武裝黨人，和俄國的軍警抵抗。

歐戰起來的時候，他認為復國的機會到了，便帶領了步兵三千人，騎兵一隊，和俄軍作戰。後來俄軍因國內革命而崩潰，但是波蘭的土地，又被德國占據了。他爲着要對抗德國，因此先和法國聯絡好，一九一八年以後，到底得了法軍的幫助，將波蘭境內的德軍，盡行驅逐出境。波蘭復興，從此便告成功了。

皮爾蘇斯基有百折不撓的勇氣，並且有臨機應變的智謀，可算得是弱小民族中的一位英雄。

好聰明的朝鮮孩子（節自楨弼三個虎口餘生者）

朝鮮地方，平壤城裏，有一個十四歲的小孩。這小孩的父親是個革命黨中人，所以不敢住在家裏，常常飄泊在外邊。有一天，他很祕密的回家來了，可是，後面已經有幾個便衣的日本警察，跟着他走。他剛剛踏進大門，那十四歲的小孩見父親回來，很高興的迎上去，「爸爸」二字正要出口，瞥見後面跟着的警察，他好聰明呀，便嚷道：「呀！舅舅來了！」小孩的母親也就隨着說：「呀！哥哥！你一個人來了嗎？家裏都好嗎？」他回答說：「妹子，家裏都好啲！」又指着小孩說：「他的父親在家嗎？」她說道：「唉！你不用提起，他好幾個星期沒有消息了！」

他一面聽着她的話，同時回轉身來對日本警察說道：

「我雖然是一個客人，可是，要請你們進屋子來坐一坐，請坐，請坐！」警察一見這種情形，就毫無疑心的回去了。

父親的面孔（獨幕劇）

佈景 中等人家的客堂。

人物 體仁，他的妹妹體愛，他們倆的父親——即化裝病人的人。

時間 一個冬天的晚上。

〔開幕時，體仁在那裏閱讀一本兒童故事，體愛停下了手頭的筆，若有所思。〕

體仁 妹妹，你不寫了嗎？

體愛 不是，我想着爸爸了，他怎麼還不回來？

體仁 爸爸不是說過了嗎？今天要回來遲一點。

體愛 時候不早了，也應該……

〔外面有沈重的腳步聲，雜有呻吟及咳嗽的聲音。〕

體仁 你聽，外面是誰？

體愛 想必是爸爸回來了。

體仁 我出去看。〔下。少停，扶了一個約摸四十歲光景的病人上。〕

病人 啊唷！……啊唷！……〔垂首呻吟着。〕

體仁 老先生！你……你……怎樣啦？

體愛 〔作驚奇狀，走向病人身旁。〕老先生，你身上有病嗎？

病人 是，可憐我是纔到這裏來的異鄉人；我病得很重呢！

體仁 唔，你不是本地人嗎？你這裏有親戚朋友沒有？

病人 沒有沒有，親戚朋友都沒有。大概這裏不會有人愛

我的了。

體愛

你不要這樣說，老伯伯，我愛你！

體仁

真的，我也愛你！老伯伯，我們都愛你呢！

病人

怎麼？愛我這樣一個不相識的、又老又病的人？〔以手

撫摩體仁體愛的頭，微露笑容。〕

體仁

是的，我們愛你，就因為你老了而且有病。

體愛

你的年齡，好像比我們的父親還大罷！

病人

哦！你們的父親！你們的父親現在到那裏去了？他比

我年輕嗎？他是怎樣的一個人？

體愛

〔看着病人的面上。〕我們父親和你一樣，在左頰上生

着一粒黑痣呢！

病人 這樣說來，你們父親的面孔，有些像我的嗎？
體愛 是的。

體仁 不但這顆黑痣相像，連說話的聲音，也有些兒相像呢。

病人 竟這樣的相像嗎？那麼你們愛誰？

體仁 我覺得都愛，一樣的愛！

體愛 我把一半的愛給父親，一半的愛給你老人家，這樣不好嗎？

病人 「微笑着昂起頭來，脫帽，去外衣，露出他的本來面目來。」 好，我的

好孩子！你們能愛年老的人，能愛你們父親以外的人，那麼世界上一切的人都會來愛你們了。

體愛

〔作驚奇狀。〕

啊！原來是爸爸！

體仁

〔作驚奇狀。〕

病人

不，你們已經認識我的面孔了。我的面孔，就是人的

面孔；只要是面上有耳、目、口、鼻的人，你們都應該愛。

我的好孩子。〔兩手分別把體仁體愛兄妹倆的右手緊緊握着，三

個面孔慢慢湊攏來，終於緊緊地貼着了。〕

（幕漸下）

一千多人做成的糕

叔父留姪兒吃午飯。吃完之後，叔父說：『明天下午，我還要給你吃糕，這糕是一千多人製成的。』姪兒說：『這糕要一千多人製成，想必比房屋還要高大罷？』叔父說：『明天下午，你便見分曉。』

第二天下午，姪兒散課回來，再到叔父家裏去。進門之後，一意留心那一千多人做成的糕，暗暗窺探叔父怎樣預備，但覺得家中毫無動靜，心中很是納罕。他一面和叔父談天，一面不住的注視四周，好像搜尋甚麼祕密。一會兒糕來了，卻是一種很平常的百果糕，並不特別高大。

姪兒說：「這就是昨天所說的糕嗎？」叔父說：「正是。」姪兒說：「叔叔，昨天您不是說一千多人做成的嗎？」叔父說：「你先吃些，然後取石板、石筆，幫我計算做這糕的工人。」

等到姪兒一塊糕吃完，叔父說：「要做糕，先要磨粉；粉是米磨的，米是稻舂的，稻是農夫耕種的；你想，種稻、舂米、磨

粉，不是已經好多人了嗎？耕種必須犁，製犁必須鐵匠，木匠；舂米必須白，磨粉必須磨，造白造磨必須石匠。你想，這其間，不是又要好多人了嗎？還有果子是從遠地運來的；種果的，運果的，販賣果子的，統計起來，豈不是又要好多人了嗎？還有……」

叔父說到這裏，那姪兒就說：「好了！好了！叔叔已經有不少人了！」叔父說：「我還沒有說完呢，我們蒸糕，就想到礦工供給我們的煤，鐵工供給我們的鐵鍋；蒸的時候，因為用布襯在下面，又想到種棉的，採棉的，紡的，織的，以及製造紡織機器的，不知還要加上多少人呢！」

姪兒說：「是，是，我相信做成這塊糕，確要一千多人。」

不許白吃

有一天，某校的教師和學生，組織一個遠足會，到野外去旅行。他們午前五點鐘出發，到了十點鐘，走到一個山上。那裏有棵大樹，枝葉扶疏，他們便在樹陰下歇息，非常愉快。他們肚子有點餓了，要求庶務員取出食盒來，分給大家。一位老教師提議道：『今天校中只備了飯來，沒有帶菜；下飯的菜，要各人自己去找。諸位帶有獵槍的，可以去打小鳥；帶有釣竿的，可以去釣魚。這山裏野生的果子很多，也可以採些來吃。』

學生們同聲說：『好啊！就是這樣，我們都願意去找。』老教師又說：『慢着，話還沒有說完。我留在這裏，借附

近人家的廚竈料理餐事，到了十二點鐘，諸位一齊回這裏來，找得到東西的，今天就算是人生的成功者。找不到的，不許享他人的現成。」

學生們一致贊成，三三兩兩，分途去找。

一個戴草帽的學生喊道：「弟弟，你來，我們沒有帶得獵槍和釣竿，你同我去採果子罷。」他的弟弟，取了一條手巾，就跟他去了。

兩人向林中走去，林深樹密，只有一線日光，從綠葉縫中漏下。松鼠在樹上，從這枝跳過那枝；啄木鳥剝啄老榦聲，蜜蜂振翅的嗡嗡聲，時時加入兩人笑語之中。他們一面玩着，一面說笑，等到走出樹林，陽光已直射在他們的頭上。弟

弟停了步，行一次深呼吸，隨後說道：「果子找不到呀！」哥哥說：「我們再找去。」

他們走到溪邊，只見水流淙淙，激在石上，白沫四濺。他們立着玩看了好一會。弟弟忽指着前山說道：「那裏幾棵樹上，不是有果子嗎？」走到那裏一看，卻是不能吃的橡實。弟弟很失望的說：「糟了！糟了！」哥哥說：「別作聲，那林中有人說話呢。」就聽得幾聲「來呀，這裏來呀！」他們向發聲的地方找去，沒有一個人影；擡頭一望，原來是一隻八哥，歇在樹上。

正午十二點過了，他們也走得疲乏了。望見對面山上，校旗飛揚，便尋路歸去。走到近處，看見地上鋪一塊白布，擺

着幾堆果子，還有幾個盤子，裝着些熱烘烘的魚和斑鳩。那老教師喊道：「來呀，把帽子翻開，手巾打開，拿出找到的東西來。」

他們說：「我們只找得飢和渴來。」

老教師很誠懇的說道：「當真一點也沒有嗎？那麼你們兩位，只許吃飯，不許吃菜，我們的約法，是不許白吃的。」

交通大道

你可要那交通大道，

向着四野遍繞？

你可要那箭一般的汽車，

在道上飛跑？

你可要那傘一般的樹陰，

在道旁籠罩？

你可要那月一般的路燈，

在橋上照耀？

*

*

*

*

我們快快樂來築造！

遵照總理的遺教，

造成百萬里的大道。

那時候你來我往，

愁甚麼水遠山遙；

兩三天的路程，早上動身晚上到，

各地方的名勝，遊個暢快看個飽。

就是你獨自趕行程，

鷓鴣也會向你歌唱，野花也會向你微笑。

多麼好！多麼好！

我們快快來築造！

基礎是在下層的

從前有個姓王的人，他想造一所房子。

一天，他到朋友家裏去。那朋友姓李，住的是一所三層樓房，造得堂皇富麗，軒敞疏朗。他走上第三層樓，推窗四望，只見近鄰的亭臺樓閣，都俯伏在他的腳下；遠處的山水景物，也一覽無餘，盡入目中。他羨慕極了。回到家裏，立刻叫個

木匠來，問道：『三層樓房，像李家那樣的，你會造嗎？』木匠說：『那就是我造的。』他說：『好極了，給我照樣造一所。』木匠先量好地，打好圖樣，然後築陰溝，搭引架，打樁砌牆，照着程序，一層一層，從下面造上去。他看見了，忙對木匠說：『不對，你先從第三層造起；造好了，再造下面的兩層。』木匠詫異道：『先生，那不能。只有從下面造上去，沒有從上面造下來的。』他搖搖頭說：『你太笨了！從上面造下來，和從下面造上去，不是一樣嗎？怎說不能呢？』木匠說：『先生，你要知道，基礎是在下層的。』

孫中山先生的故居

我住在廣東中山縣唐家灣，和孫中山先生的故里——

——翠亨村，相去很近。有一天，來了一個遠方朋友，他因爲生平沒有見過孫先生一面，常常引爲恨事，所以一到之後，就要我引導他，去遊孫先生的故里，瞻仰孫先生的故居。

到了翠亨村，我那朋友，一看全村民家，不過三四百戶，就很驚訝的說道：「呀！我們偉大的國父，原來誕生在這小小的村子裏！」

由村童的指示，我們知道孫先生的故居，就在村子的西南方。遠望過去，只見屋子南面，繞着一條小小的溪流；溪流對面，一山巍然聳立，山上林木森鬱，蒼翠之色和溪流相映，真是一幅極好的風景畫。

到了門前，左首有紀念樹一株，是孫先生手植的，現在

已經高達尋丈，枝葉扶疏了。入門，升堂，只見案上供着兩座遺像，左首是孫先生的大哥，右首是孫先生自己，怡然並列，可以想見他們兄弟之間的友愛。左邊一室，陳設很整潔，很樸實，是供遠道來賓休息用的；壁上掛着孫太夫人的遺像，面貌也和孫先生一樣，非常和藹。轉到後面，是一帶老屋，屋裏有一隻大牀，據說孫先生就誕生在這牀上。

見了這許多值得紀念的事物，不知不覺，使我們追思國父，在那裏徘徊流連，不忍捨去。

學校紀念日記專

今天是我們學校創立的十周紀念日。昨晚睡在牀上，默想着今天的熱鬧，恨不得立刻天明，所以今天清早，我就

跑到學校，只見校門口掛着國旗和校旗，臨風招展。一進校門，牆壁上掛滿了教職員和同學的祝辭和賀聯，同學們都很高興的跳着唱着。

丁司令，鈴聲一響，舉行紀念式了。行禮如儀以後，我們的校長吳老師，從來賓席中請出一位白鬚老翁來，介紹給我們，說：『這位施老先生，是本處的區長，也就是本校的創辦人，他要對你們說幾句話。』施老先生滿面笑容，登臺致詞，大意說：『今天是十年前本校的創立日，這和一個十歲孩子的生日一樣，當然很可紀念的。我回想到十年前創辦本校的艱難，現在居然看見這許多可愛的小朋友，坐在我面前，總算我沒有白費這一番心，心裏真有說不出的歡喜！

……」一陣拍手聲過後，我低聲問坐在我旁邊的王小芳：「你今年幾歲？」他只張着兩手，笑着不作聲。我一看立刻明白，巧吓，他今年剛剛十歲哩。

紀念式舉行以後，張老師領了全校學生，到操場中齊集。他在羣衆歡笑聲中，提議說，今年剛十歲的另歸一隊，我們十歲內外的也另歸一隊。他指揮十歲的一隊，排成十字形；我們的一隊，手攙手的結成一個大圓圈，將十字形圍在當中。於是大家高唱校歌，響亮的歌聲，熱鬧的拍手聲，最後，接着「萬歲」的歡呼聲，大家就陸續出了操場，散會了。

團體生活

淡水湖裏，有一種很小的動物，名叫苔蟲。他的身體只

一分多長；形狀像個圓筒，一端附在水草上，一端有口；口的周圍，生着幾十根絲狀細指，指端有叢毛。微小的食物，從水裏流過來，他便伸出細指，撈住了，送進口裏。

苔蟲的生殖，好像樹木的發芽。從他的腰裏，生出芽來，長大了，又是一個蟲；再從腰裏生出芽來，長大了，又是一個蟲。這樣繁殖過去，不久便有幾百幾千個蟲，結成一個大團體。

他們父子兄弟，身體都互相連繫，同一的血液，在全團體中流通循環；神經也互相聯絡——一個蟲的感覺可以傳佈全體，真個是「痛癢相關」。

在他們團體中，個個蟲都盡力工作，張開他們的細指，

顫動指端的叢毛，激動水流，捕取食物，沒有遊惰坐食的一蟲得食，就把養料供給全體，沒有自己獨享的。同一食物，在兩蟲中間，先觸着的蟲，徐徐吸取，他的同伴，決不和他爭奪，所以他們的生活，又是很和平的。

沙石

海潮來了，把岸上很高的沙堆，一齊衝掉。

沙堆衝散了的散沙，就到石塊那裏去報告。石塊說：『好！你們先把第一道防綫守牢，援兵立刻就到。』

海潮第二次又來了，看見散沙依然堆好，不禁大發咆哮：『大膽的東西！竟敢抵抗，決不相饒！』於是一個大浪，把散沙打得四面奔跑，攻入了防綫第一道。

石塊得到了這個消息，趕緊一字式的排好，作爲防綫第二道；散沙聚在牠們的四周和下層，緊緊依靠，緊緊圍抱。海潮第三次又來了，這回來勢更猛，浪頭更高。石塊的力量確是不小，海潮一時打牠們不倒。於是變更作戰計劃，專向下層進攻，更從側面橫掃。幾次接觸之後，散沙死的死，逃的逃；石塊失了憑依，站不住腳，也終於塌倒。

石塊和散沙弄得沒法，一齊跑到工程師那裏哀告，口口聲聲「如何是好」。工程師對牠們仔細一瞧，說：『只要你們大大小小團結得牢，怕甚麼海潮！』

工程師就把石塊和散沙聯合起來，排成防綫一道。更加上了結力最大的水泥，一夜工夫，變成一條長堤，又堅又

峭。

海潮第四次又來了，滿以爲「我們一到，瓦解冰消」。那知打了三天三夜，始終損不了牠們的毫毛。最後，只嘆氣說道：「不料不料，真正不料！」

遊新疆歸來

許多小朋友，圍着仲華，要他講沙漠中的情形；原來仲華是新從新疆回來的。

仲華說：「你們要我講沙漠中的情形嗎？你們閉着眼睛想一想，沙漠大概是滿目黃沙，沒有水草的地方罷？這倒不是那個樣子。沙漠中有水草的地方固然不多，可不是完全沒有，最怕的就是常遇到暴風。因爲沙漠中的暴風一來，

往往將那些黃沙捲起，會高高的堆成一座很大的沙山；而且這種沙山，往往又會被暴風搬來搬去。當暴風將沙山搬家的時候，旅行人一遇到，不是給沙山埋葬了，也會給沙山擋住了去路，一時認不出方向。我們到天山南路沙漠中的時候，恰恰遇到暴風。有一天，明明有一隊商人，在我們前面趕路的，一陣大風過了，那些隊商忽然不見，只見一座很大的沙山橫在我們面前。好險哪！我們總算沒有給埋葬，不過這一來我們的路可沒有了。從此我們便迷了路，可真沒有水草了，儘在沙漠中瞎跑，一連跑了三天三夜，竟找不到一滴的水喝。那時我們真乏了，也真渴了，不能再走了。我們沒有法，大家一商量，只好對不住那「沙漠之船」——駱駝

罷，殺了兩隻，從他們體內的水囊中，取了些水喝，再向前走。行了一程，好了，遠遠看見前面有一縷青光，趕緊跑上一看，果然是一座果園，花木掩映的呈現在我們的面前。園主人是個回教徒，招待我們在草地上喝些沙棗酒，喫些馬臙腸。這一下我們可樂了，不料在這樣荒涼的沙漠中，給我們發現了這樣一處世外桃源。」

這時候，圍着仲華的小朋友們，都聽得很高興，問他往後怎麼樣，仲華卻笑笑，不講下去了。

參觀莫斯科的託兒所（根據胡愈之莫斯科印象記）

蘇俄人民，不論男女，個個是生活於勞動的，對於工作，非常努力。有小孩子的女工，每天上工廠的時候，可以把小

孩子交給工廠中的託兒所，到晚間散工出廠的時候，再領回去。

胡先生遊歷蘇俄，到了首都莫斯科。一天，他同幾個朋友，去參觀阿摩汽車工廠的託兒所。到了門口，大家都脫了鞋子進去，招待他們的，是託兒所的管理主任——一位女醫生。進門處，是一間嬰孩存放室，備有一張特別大的圓桌，桌的周圍造着遮欄，嬰孩送來暫時放在桌上，然後由管理員依嬰孩的年齡，分送到各室。有的是遊戲室，有的是哺乳室，有的是睡眠室。室內放着小桌、小椅、小牀、小瓷盆這些物件，都擺設得非常整潔。

這時各室中，已有許多小孩子在那裏坐的坐，玩的玩，

吃的吃，由女醫生和保姆料理看護，胡先生看了這許多活潑潑的小朋友，直是捨不得走了。

後來，又到一室，壁上寫着列寧的一句話：『愛你的朋友們！』室內有許多年齡較大的小孩子，在那裏練習各種手工、圖畫、寫字、計算等，除保姆從旁指導外，都是由他們自動的工作，又活潑，又有秩序，真是可愛。

這時，那管理主任拿着來賓參觀簿，要胡先生寫幾個字，留作紀念。胡先生拿起筆來，寫了幾句慶祝小朋友們的話，便告辭出來。走到門口，有一個朋友說道：『小朋友們在歡送我們呢！』胡先生回頭一看，果然，大門旁邊的玻璃窗內，一羣五六歲的小孩子，正向着胡先生等舉手歡呼。

筍

一間鎖着的空屋，因為好久沒有人租住，窗子老不開，屋主人也不常進去。空屋牆外是一個竹園，那竹根竟從地下匍行，越過牆來，在屋邊長了許多筍。

有一株竹根，竟匍行到那空屋的地底下，抽出一枝筍來。這枝筍，憑着生長力，正向上發展，但是牠的頂上，卻被地板阻遏住了。

筍的頂尖既被地板阻遏住，牠底下的根卻不管上面有沒有阻力，儘量從下面催迫牠：『再向上一點！』『再向上一點！』牠這可爲難了，不得已只好將這力量往橫裏發展，牠身子便漸漸粗大起來。

這時候，牠便只有兩條路可走：或者就在這黑暗的地板下枯死；或者牠再往橫裏粗大，養足了力量，衝破地板。那地板因爲久不通風，又久不打掃，受了潮，已有些霉爛。結果那筍的力量一够，往上一使勁，便將地板突的一下衝破，在空屋中擡起頭來。

後來，有人來租屋，屋主入開門進去一看，『呀！奇怪，奇怪！』原來那筍已經卸籜抽枝，居然變成一竿竹了。

大體育家孫唐

德國人孫唐，是近世的大體育家。他的體育方法，是運動全身各部的筋肉，所以他的體力極強。他拿鐵鏈繞着臂膀，用力將筋肉一緊張，鐵鏈便寸寸斷了。他到各處去表演

體力，極受歡迎。有一次，在美國表演，居然與獅子鬪力，他舉起獅子，摔在地上，一連摔了好幾次，摔得獅子動也不敢動。他自幼身體很弱，常患疾病。十歲的時候，跟着他父親到意大利去遊歷，看見美術展覽會中，有古代武人的雕像，體格非常雄偉，他心裏羨慕得很，從此便注重體育。到二十一歲，居然成爲體育家了。

他每日必有十五分鐘時間，做他的特別運動，其餘飲食起居，也都有一定的節制。他常說：『體力不是天生成的，可由鍛鍊得來。』他又說：『要得健全的生活，第一要有節制。』

他辦過體育學校，來學的人很多。他又有體育函授法，

凡遠方之人，可將體格的大小、年齡、職業、性別，或患何種疾病，一一函告，他就覆函指示各種方法。患病的人，照他的函授法去練習，回復到健康生活的，每歲之中，不知其數。

富翁（上）（節自葉紹鈞稻草人）

有一個地方，孩子們睡在搖籃裏，長輩就要教訓他一番說話：『孩子們，你們要勤謹做工，做工做得勤謹，能得到無數的金錢，就可以做富翁。做了富翁真快活，甚麼事都不必做了。』

那個地方做長輩的，總這樣的教訓子弟，子弟也很聽從長輩的話，於是富翁就非常之多。有些還沒做成富翁的人，望着富翁，只是流涎不止。他們心裏想：『富翁真快活，我

們須得加三倍努力！』

一個勞苦的礦工，偶然到山裏去，竟發見了一處大金礦。他便招了合家老小，一齊到山裏採掘金子，立刻就成富翁。其餘的人得到這個消息，知道這是做成富翁的唯一捷徑，大家便一齊去採掘金子，於是大家都成了富翁，大家都藏足了金子，甚麼事也不做了。

富翁（下）

那個地方的人，個個都是富翁，於是奇怪的事情，又出現了。那新做富翁的人，第一要買幾身美麗的衣服，便帶着許多金子，奔向衣服肆去。可是一連走了幾家衣服肆，都因為主人成了富翁，不高興再做生意了。他們想，衣服肆全體

歇業，不如到紡織廠去，剪些合式的料子，再叫縫工去做。不料一到廠門前，又大失所望！廠門緊閉，平日震天動地的機器聲，一點也聽不到。高大的烟囪口，歇着無數的小雀。他們窘了，只得去尋縫工，請他設法，如其弄得到美麗的衣服，不論多少金子都可以。縫工笑道：「我也正想尋人縫幾身新衣服呢。金子，誰希罕他。如今我也是富翁了，有的是無數的金子。」

更有一個利害的恐慌，富翁們糧食吃完了，帶着滿袋的金子，去購買糧食。誰知糧食棧的主人，也早已歇業，正帶着金子，要到別家糧食棧去購買。大家說，我們一夥兒走罷。走了好幾家糧食棧，都遇到大略相同的情形。結伴的人，越

來越多，帶着很重的金子，走遍各處，大家氣喘汗流，卻不見一家開業的糧食棧。只得跑到鄉間，去找農夫，不料農夫也笑着說：『我同你們一樣，正要向農夫去買糧食呢。至於我，那裏還是農夫！我也是富翁了，我所有的是無數的金子。』

全體的富翁餓得不成樣子，他們心裏還在念長輩的教訓：『做了富翁，真快活。』

煤之歌

煤礦夫唱：

我把「黑暗之路」打開，
我把「寶藏之庫」打開。
滿身流着大汗，我也不措；

手足起了厚繭，我也不睬；

萬一要在礦中葬埋，我也不在懷；

我只是掘煤，一塊一塊掘下來。

我是個勞工，我是個神怪，

我能掘出「火之母」來。

鐵廠工人唱：

多謝「火之母」，發生大力量。

一天到晚，不怕工作忙。

你看啊！閃閃閃，那火燄一陣一陣狂跳着，何等的勇壯！

你聽啊！蚩蚩蚩，那爐中一陣一陣狂叫着，何等的緊張！

不論鐵，不論鋼，

終於熔化了，揉成圓，截成方；
有的壓成片，要薄就薄，
有的拉成絲，要長就長。

火車頭司機唱：

千里馬，千里馬，

只要吃飽了煤，本領就很大。

任你多少遠，牠只是快快的跑；

任你多少重，牠只是輕輕的拉。

只要沿途歇一下，煤渣吐一下，新鮮糧食吃一下，

牠便連跑十天十夜都不怕，

牠便連拉十天十夜都不怕。

呀！煤的發動力實在大。

發礮很準（根據劉正訓普法戰時一礮兵）

法國巴黎附近的一個村子裏，有一個窮苦的工人，領着妻子過活。這工人名叫皮爾，生平極其勤儉，積了些錢，居然買了小小一座房屋。屋是小石塊砌成的，有紅色的屋頂，牆壁上爬滿了青翠可愛的藤，開着潔白的小花，微風吹來，芬芳可愛。

不料這時候，正是普法戰爭爆發的那一年，（公元一千八百七十年）皮爾也得去打仗，因為法國人人都有當兵的義務，皮爾並且曾經上過陣，發礮很準，是一個有名的礮兵。於是他別了他的妻子和房屋，投軍去了。

不多時，皮爾住的村子，被普魯士軍隊占據去了，法軍卻死守在河的對岸，從高地上用大礮向村子裏轟擊，皮爾也在其中。

有一次，皮爾正站在礮旁邊，法軍的前敵指揮官，從下面跑上來，用望遠鏡仔細向對岸村子裏偵察。

「礮兵！你看見跨在河上的橋嗎？」

「我看見的，將軍。」

「橋的左邊，矮樹林裏，不是有一座小屋子嗎？」

「我看見的，將軍。」皮爾的臉色慘白了。

「那是普魯士軍隊的巢穴。伙計，開一礮試試看。」

皮爾一句話也不說，把牙關一咬，立刻安好礮彈，轟的

一聲，放了出去。一會兒，遠處的煙火消滅了，許多軍官又拿着望遠鏡，對着村子裏張望。

指揮官含笑對着皮爾說：「這一礮發得很準，伙計！極了！」

皮爾聽了這話，低着頭默然不答。

指揮官很詫異的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皮爾低聲回答道：「請你原諒，將軍，那是我自己的住屋。」

卻里張

淞滬戰事起後，上海北火車站，受了日軍礮火的轟炸，已經變爲瓦礫場了。沿着這瓦礫場，有黃褐色的沙袋，一字

式的排列着，許多頭戴箬帽的兵士，在那裏誓死抗拒，這就是十九路軍的弟兄。

沙袋以北，隔一條馬路，裝着鐵絲網，就是租界，界邊有許多美國商團和蘇格蘭兵防守着。他們冷靜的觀察，眼見沙袋邊的十九路軍兵士，在猛烈的礮火下，傷一批又來一批，死一個又補一個，差不多隔不了一時半刻，便換了許多生面孔。但其中有一個忽着便衣，忽着軍裝的機關槍射手，卻在例外。原來放機關槍的，站在礮火最密集的地方，一經開火，壽命往往不到三分鐘。但這位射手，每當敵軍來攻，他便很自在的施用機關槍，衝上前去接戰。這樣的接戰了一個月光景，他和他的機關槍，依然在原陣地活動，絲毫無損。

歐戰時，德國兵善於擲炸彈的，叫做「丟山芋」。這位射手，又兼有丟山芋的本領。有一天晚上，日軍惟一的武器坦克車，衝向陣前來了。他便很自在的把炸彈擲去，終於將坦克車打退。因此，外國兵又佩服他能丟山芋。

戰事延長有一個月之久，租界邊的外國守兵，也和這位射手相熟了，因為他姓張，就都叫他卻里張。常常隔着幾重鐵絲網和他招呼，稱贊他是一個大好老。卻里張也於每日早晨，在沙袋中露出臉來，對他們道一聲「早安。」

蕭特

淞滬戰爭的時候，日本飛機，沿着京滬路綫，拋擲炸彈，直到蘇州，我國同胞，正不知慘死了多少。

一天，有日機六架，正在蘇州亂擲炸彈。忽然天空中又發現了一架飛機，很快的從南向北飛來，便和日機交戰，空中槍聲大作，子彈橫飛；不多時，有一架飛機，忽從天空中倒翻着勑斗，轟然墮地，立時焚燬了。當時望見的人，都蹙着眉頭相告：『莫不是我國的飛機嗎？』不錯，飛機確是我國的，但是其中爲我抗敵而犧牲的，卻是一位美國的青年飛行家蕭特君。

蕭特是美國華盛頓州人，年方二十七歲。他在上海美商蓋爾公司服務。適值我國向該公司購定商用飛機若干架，公司派蕭特往南京接洽交貨手續，他便駕了中國定造的飛機，往北出發，到了蘇州，看見日機正在那裏肆行轟炸，

大抱不平，奮身和日機交戰，擊斃日空軍官大谷大尉。可惜寡不敵衆，有一架日機忽然高駛入雲，還擊蕭特，他便不幸而爲我國犧牲了。

中美兩國人民，知道這個壯烈的消息，無不哀悼。我國政府就將他的遺骸，留葬在中國；並且有信給他母親說：「蕭特君爲人道主義與公理而死，英名將與歷代偉人，同垂不朽，將爲全中國民衆所永念不忘。」

鴿子醫室

(一) 鴿子做助手

春風是一隻可愛的傳書鴿，牠的主人，是這地方有名的醫生。這位醫生，因爲住在沒有電話的鄉下，所以遠方有

病家來請出診的時候，他立刻帶着春風，騎着腳踏車，趕到病家。診察之後，開了藥方，繫在春風腳上，叫牠帶着飛回去。家裏的助手，立刻照方配藥，騎了腳踏車，送到病家。那些害急病的人，給這可愛的鴿子救活的，不知已經有多少了。因此，大家都將這位醫生稱做「鴿子醫生」。

這天，醫生又要出診了，他先把春風放進籠子裏，和手提皮包一同掛在腳踏車上，然後跨上腳踏車，回頭對助手說：「我去了，你準備着！」

病家的人，正等候着，看見醫生提着皮包和鴿籠進來，連忙領他到一間寢室裏。一個小孩子，睡在牀上，一個中年男子和中年婦人，大概是這孩子的父母罷，很擔心的樣子，

在牀邊看護着。春風從籠子縫裏望見，心裏想道：「又是一
個孩子，病很重呢！」

診察之後，醫生用鄭重的口氣說道：「這是傷寒病，唔，
看得遲了些。」

「先生，醫得好嗎？」「先生，不要緊罷？」雙親嚇得面
上變了色，問醫生。

「先生，請你救救這孩子，我們只有這個孩子，請你救
救他！」母親要哭出來的樣子說。

醫生仔細開了一張方，摺好了，放進一個小小的象牙
管裏。再從籠裏取出春風來，把那象牙管縛在牠那珊瑚般
紅的小腳上，然後好像對人說話一般，對牠說道：「好春風，

你快快飛回去。今天的病人，是一個特別緊要的病人。我想，這樣可愛的孩子，你一定願意救他的罷！」

春風咕咕的叫了兩聲，好像答應一般，就拍着一雙白翅膀，翩翩的，輕輕的，飛到空中。春風一想到牀上可憐的孩子，就一心一意，趕緊向自己家裏飛去。

(二) 惡作劇的孩子

在天空中回翔着的春風，找到了一個茂密的杉樹林子，——這個林子，是他常常作爲目標的——就很快很用力的向那林子飛去。

偏偏這時候，有一個惡作劇的孩子，背了一枝氣槍走來，他看見這鴿子，立刻舉起槍來，瞄準了，把槍機一撥。

拍！春風的胸部，中了一彈，破了，流血了。春風一陣頭暈，立刻支持不住，拍撻拍撻，拍着翅膀落下來，落在一株杏樹的枝上。但是他立刻想到：『不行！那個孩子要死的！』

他把全身的力量，運到兩隻翅膀上，立刻又飛上去了。胸部的白羽毛，已經被流出來的血染紅了。

那個惡作劇的孩子，卻連聲說：『可惜！可惜！』睜大眼睛，很懊喪的樣子，看着春風飛去。

胸部的抖動和創痛，越來越利害了。要落下來了，他勉強支持着；要落下來了，他還是勉強支持着。

眼前黑了，甚麼都看不見了，他還是興奮着精神，拍着翅膀，熬着苦痛，繼續飛着。胸部的羽毛，已經完全染紅了。

醫生坐在孩子牀邊，側着頭，看着手錶上的秒針，一秒移動着，很心焦的說：『快要來了罷？快要來了罷？』

『已經二十分鐘了！春風飛回去，只要七八分鐘；助手配藥，騎腳踏車送來，二十分鐘儘够了。怎麼還不來！』

手表上的秒針，儘是滴搭滴搭走着；可是腳踏車的鈴聲，總聽不到。坐在牀邊的雙親，臉上擔心的神色越發濃厚起來，他們不免心裏懷疑：『這樣緊要的事情，怎麼叫不懂事的鴿子去做呢？』醫生呢，已經等得不耐煩，有點坐立不安了。

『已經四十分鐘了，怎麼還不來！』

(三) 鴿子的忠於職務

丁令！丁令！門前腳踏車的鈴聲響了，只見那助手滿面通紅，提了皮包，跑進屋子裏。

醫生責問道：『怎麼來得這樣遲？』

助手說：『到底來遲了，對不起！』

助手幫着醫生，給孩子打針、服藥；手續完了，助手先回去。臨走的時候，便把醫生叫過去，輕輕的說了幾句話，醫生的面上，立刻露出一種傷心的樣子。

醫生天天去覆診，因為醫治得法，那樣危險的孩子，過了一星期，竟醫好了。醫生很快樂，對孩子的父母說：『現在，已經出險了，生命沒有妨礙了。』

父親拱拱手，說道：『真的，謝謝你，全靠先生！你已經救

了我們老小三個人的命了。」

醫生流着淚說：「不，全靠那鴿子。那一天，牠要是誤了事，連我也沒有法想呢！」這時他回頭看了看那病好的孩子，再低聲說：「春風，那鴿子，已經死了！那一天，牠從這裏飛回去的時候，在路上，不知給誰用氣槍打傷了；可是，牠知道自己的責任，熬着非常的苦痛，勉強飛回家去。一到家，就再也支持不住，跌在地上了。那時我的助手，連忙抱牠起來，給牠喝水，用盡種種方法救牠，但是牠卻閉着眼睛，很安心的死去了。現在，我家院子後面，還特地給牠做了一個墳呢。」

孩子和他的父母，聽了都不由得輕輕喊了一聲「嘎！」

半個月之後，那個孩子，已經可以出門了，他便跟着父

母，到醫生家裏來道謝，並且特地到那鴿子墳前致祭。他獻上一束美麗的花，含着眼淚，鞠了一個躬。

社會服務團宣言

蜜蜂，能穀共同去採花釀蜜；螞蟻，能穀共同去扛擡食物，藏到洞裏。這種爲羣衆服務的精神，是值得我們佩服的。我們的力量，原像蜂、蟻一般的微小；但我們也有蜂、蟻一般的精神，組織了這小小的團體，要替社會幹一些事情。現在，我們先從公衆衛生運動着手：第一是滅蠅，蒼蠅是傳染病的媒介，我們必得首先撲滅他；其次是掃除道路，我們掃帚是拿得動的，當然不生問題；此外一切有益於社會的運動，只要我們的能力幹得到，我們都得努力去幹！

最後，我們希望這種容易幹的工作，由我們一個小學，漸漸擴充到別的小學，由小學擴充到中學，大學；再由學校擴充到社會全體，使全社會的人，各盡能力去幹一種工作；正如孫中山先生說的『聰明才力小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務；聰明才力大者，當盡其能力而服千萬人之務。』那麼，他們的力量比我們大，當然比我們所幹的更爲有價值，豈不是我們這小小的團體，能引起社會的注意，收到遠大的效果嗎？我們等着瞧罷！我們先幹起來！

報告鄉村生活的一封信

志成兄：

許久不曾晤面，渴念得很！別後便到鄉間居住，謹將一

年來生活情形，報告一二：

去年初到鄉間，適在十月下旬，榆葉半黃，楓林全赤，當夕陽西下的時候，散步村外，彷彿身在畫圖中，別是一個天地。後來到了冬天，白雪紛飛，村前村後，一片茫茫，此種景色，在久居城市的人們，是難得欣賞的。

今年春間，田野景色，更爲美妙：桃紅柳綠，隨處見到；各種鳥聲，叫得極其好聽，「好鳥枝頭亦朋友」，這句話真有意思。入夏以後，田事太忙，那火傘般的太陽，晒得農人們汗如雨下；但是他們有耐勞的習慣，絲毫不覺得苦。等到工作完畢，大家坐到樹蔭底下，上下古今，談論一陣，卻也着實有趣。

兄如有暇，何妨到鄉間來領略一下呢！

你的好友慰農。

月 日

蓮蕩

朝來採藕夕來漁，水種菱荷旱種蘆。寒浪落時分作蕩，
新流漲後合成湖。

人家星散水中央，十里芹羹菰飯香。想得薰風端午後，
荷花世界柳絲鄉。

田橫

漢高帝劉邦統一天下的時候，山東地方有三個田姓
的齊國，都給他滅掉了。田橫也是他們的同族，不能在山東
地方存身，便東向到海島中去稱王。——因此現在還留下

了田橫島的名稱。

田橫到了島上，手下尚有義士五百人，本想慢慢部署，恢復齊國。無奈這時候，漢高帝勢力強大，田橫萬不能抵抗。漢高帝也向來佩服他是個第一流好漢，便派人去招呼田橫，請他到洛陽來。

田橫爲了漢高帝一再招請，勉強動身上道。但是到了半路，他總覺得就此投降，不免失去了人格，便立刻自刎而死。高帝知道了，流涕痛哭不止，一面禮葬田橫；一面再派人到島上去招呼那五百位義士。那裏知道這五百位義士，聽得田橫的凶信，早已一齊自殺。

田橫和那五百位義士的意思，就是「寧做斷頭漢，不

做屈膝人。」

關於田橫的討論

今天功課完了以後，我和陸佩芬宋兆華兩君在操場上散步，隨便談談，忽然發生了田橫和五百義士應否自盡的一場辯論。這原是因為談到昨天所上的田橫一課而來的。

宋兆華首先發言道：『我想：田橫和五百義士，死得真有些不值得。』

陸佩芬問道：『有甚麼不值得？』

宋兆華說：『我的意思，他們那時候儘可以不必死，留着有用之身，等候機會，恢復齊國，不好嗎？』

陸佩芬說：『國家已經亡了，僅僅在小島偷生，有何意味，自然不如一死，倒覺轟轟烈烈。』

宋兆華說：『你講到轟轟烈烈，還不如由田橫帶領五百人去和漢高帝擠上一擠，同是一個死，與其自盡，寧可死在戰場上，自盡究竟是一種卑怯的行爲。』

這時候，陸佩芬覺得宋兆華的說話，倒也無可批駁，我便參加討論，說道：『宋君的話原不錯，不過那時漢高帝已經統一天下，田橫所有的，只有這「相依爲命」的五百人了。田橫要和漢高帝爭勝負，不是「以卵投石」嗎？況且要打仗，就免不了連累齊國人民受苦，倒不如自己一死，保全了人格，又不連累人民。』

宋兆華說：『不然，國家原不是田橫個人的，凡是齊國的人民，都有分。人民受些苦，也還是爲國家，何必顧慮！所以他們僅僅以自盡了事，畢竟不值得。』

這一場辯論，就此結束，我覺得還有些意思，便記了下來。

到青島去

學校放假了，佩文跟着她的叔父，到青島去。

他們兩人，從上海動身，乘着輪船，在海中航行了一天一夜。佩文遠遠望見一座燈塔，從海峽中的一個小島上發出光來；又看見島的北首有一座山，和南首的山，將這小島環抱着，好像蟹的雙螯一般。這時輪船轉向那燈塔駛去，那

雙螯似的兩山，越近越大；山上的燈火也越近越多。船上的客人也都活動起來，只聽得紛紛說道：『青島到了，青島到了。』

原來青島的市街，就在北螯的山上。山勢自北而南，一起一伏，成了無數小山；市街隨山勢開闢，建築房屋，種植樹木，將那無數小山，裝點得十分齊整。遠遠望去，那市街上許多燈光，都倒映海中，閃閃地好像在海中發出無數星光來，真是好看。佩文的叔父說，青島是北方的香港。佩文原是由過香港的，回想起來，覺得這樣的夜景，確和香港有些相像。不過天氣可大不相同。——佩文到香港，是在冬初，只穿一件單衣還覺暖，此番到青島卻在夏初，穿一件單衣，倒覺有

點冷。

輪船在青島大港靠岸了，佩文和叔父便跟着潮水一般的旅客登岸。佩文一面走，一面看，忽然見了她的父親在人叢中招呼他們；她就連跑帶跳，飛也似的迎上前去。

(完)

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初版

新課程標準適用
小學國語讀本 (高級用)

◎第二冊定價銀一角四分

編纂者

朱文叔

分撰者

上海中學國語教材研究會
尚仲衣 趙欽仁 俞煥斗 凌瑞棠 銀遜青
黃銀康 胡葆良 朱蓬如 姜鳳南 駱澤民
周敬賢 舒寬益 鶴志登 直元石 宋文鼎
曹中培 吳鼎銘 徐慶祺 陳聯雲 鮑維湘
黎錦暉 羅次成 呂伯欽 朱錫典 詹守真
姚紹華 韓非木 楊友香 蔣敏英 邱祖

校閱者

陸費迪 沈頌 舒新城 張相 金兆梓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印刷者

上海華僑書局 安亭寺路

總發行所

上海華僑書局 總店

各省中華書局

有 不 著 准 作 翻 印

(七〇七二)

17c.

(573)

80

259002

(2)

標商冊註



14